

编者按 在今年的延安干部学院秋季开学典礼上,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指出,贪官敛财,从来都祸及子孙,廉官清白,多数能荫泽后代。“国计已推肝胆许,家财不为子孙谋。”反观那些历史上大肆敛财的贪官,他们为子孙谋求的是幸福,还是祸害?

唐朝巨贪元载祸及子孙的“厚礼”

巨贪元载生前的确给妻儿老小带来了荣华富贵,算是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。而当元载恶贯满盈之时,不但带不走一丝一毫生前的权势和财富,还要送给妻儿老小另一份“厚礼”,那就是祖坟被毁,满门抄斩。

■ 夏炎

唐代宗大历十二年(公元777年)三月,京师长安正是草长莺飞的仲春时节,然而在长安城郭外的万年县,有一个人将永远看不到这怡人的景致了,他被处以自缢之刑。这个死刑犯就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巨贪宰相元载。他生前志得意满,权倾朝野,贪污堕落,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。

和皇帝老儿一个爱好

元载出生在凤翔岐山(即今天陕西宝鸡岐山县)一个贫寒人家,天生就是一个好学的孩子,从很小的时候,便能够下笔成章。在艰苦的条件下,元载仍坚持博览群书,尤其偏爱道家方面的书籍。此时的元载肯定意识不到,这一独特的爱好竟然成为自己今后踏入仕途的敲门砖。

光阴荏苒,元载已经成长为一个满腹经纶、举止有礼的年轻人了。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看中了元载的才华,便将自己的女儿王韞秀嫁给了元载。但由于元载家贫,经常会遭到外家的白眼。此时,元载的年龄已经符合科举考试的要求,但由于家贫,元载只得徒步到县城赴试,异常艰苦。元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但幸运之神却一次次与他擦肩而过。然而,元载虽然屡试不第,却从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。此时正是玄宗李隆基在位,这个皇帝十分推崇道教,因此于天宝初年颁下诏书,搜求天下精通道家著作之人。由于元载自幼精通道家之学,正好与皇帝老儿一个爱好。这次,元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,还考了个高分,由此踏上了仕途。

那么,为什么像元载这样一个勤奋好学之人倒成

了背负千古骂名的巨贪呢?个中原因只能从元载的仕宦生涯中得到答案。

元载做的第一个官是一个小小的县尉,不久又随监察御史韦镒到贵州办差。由于办事得力,元载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。此后,元载又在中央的大理寺担任过一些中低级官员,而真正使他跻身唐代政治中枢的机遇,是玄宗末年爆发的安史之乱。唐朝的国力经过战乱再也难以恢复到当年的强盛,由此开始走向了衰落。

然而,唐朝的霉运并没有影响到元载的官运,他借安史之乱的契机,在官场上开始平步青云。

从宦官手里得到的宰相

安史之乱中,玄宗逃往四川避难。太子李亨北上灵武(今宁夏灵武西南)即皇帝位,是为肃宗。此时,安禄山已率兵攻入长安,四处烧杀抢掠,长安城正在经历一场浩劫,这个在战乱中重新组建的新朝廷决意讨平叛贼,收复失地。为了平叛的需要,肃宗下令各地采访使可自行招募官员,元载的官运又到了。

当时元载正在江南避难,苏州刺史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对元载的才能早有耳闻,便任命他为副使。由于他在地方为官干练,很快便被推荐为祠部员外郎。郎官虽然品阶不高,但在时人的眼中却有着较高的地位,被视为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。元载就当了一个理想的官职,从此他的仕途果然开始明朗起来。

不久,元载又出任洪州(今江西南昌)刺史,安史之乱平息后,又入朝任度支郎中。由于他聪明机敏,领悟能力强,善于奏事对答,因此得到了肃宗的赏识,开始对他

委以重任。首先是命元载到江淮地区总领漕运事务。几个月后,肃宗再次提拔元载,将他召回朝廷,升任户部侍郎、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,总领全国财政事务。由于这些职务都涉及财政,元载的贪官生涯便由此发端。

元载被肃宗召回中央后,肃宗却病倒了。此时的朝中大权掌握在大宦官李辅国手中。李辅国因拥立肃宗有功,深得肃宗宠信。安史之乱平定后,李辅国掌握了禁军,他居功自傲,竟然对肃宗说:“皇帝但居禁中,外事听老奴处分。”肃宗要称李辅国为尚父而不敢直呼其名,事无大小都要向其咨询,群臣百官出入朝堂也都要先拜见李辅国。元载与李辅国的妻子元氏是亲戚,因为有了这层连带关系,李辅国与元载的关系甚为亲密。当时,朝廷正在物色京兆尹(京师长安的地方长官)的人选,于是李辅国便有意让元载当这个京兆尹。谁知元载的胃口更大,一天,他寻找机会将自己意欲当宰相的愿望告诉了李辅国。恰巧此时李辅国正想除掉自己的政敌宰相萧华,转天,李辅国便趁肃宗病重之机,假托皇帝旨意将萧华罢免,元载毫无悬念地当上了大唐的宰相。

皇帝肚子上的蛔虫

元载刚刚当上宰相,肃宗便病故了。代宗即位后,李辅国的权势更重,他经常在代宗面前夸赞元载。元载自己也非常争气,经常可以十分准确地体察皇帝的意图,很快,代宗便喜欢上了这位宰相。李辅国失势后,元载又兼任天下元帅行军司马,开始染指军权。

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,元载总结出一条为官经验,就是要想宰相做得稳,必须要做皇帝肚子里的一条蛔虫。当初,元载能够当上宰相,全靠宦官李辅国的一句话。李辅国死后,元载很快又与宦官董秀结识,为了能够探察皇帝心思,元载常常以重金贿赂董秀,让皇帝身边人暗地将密旨传达给元载。因此,凡是皇帝想到的事,元载也会一定知道。通过这种方法,元载便会顺着皇帝的意愿办事,言谈与皇帝一致,代宗由此更加信任他。

接下来,元载还干了一件令代宗舒心的大事,就是除掉了大宦官鱼朝恩。唐代后期的大宦官一个个手握禁军,气焰嚣张,权倾朝野,鱼朝恩也不例外。鱼朝恩每次上奏,都认为自己所奏之事必须获得批准,如果有反对者,他会当场大怒道:“天下事有不由着我的吗!”代宗听后,十分不高兴。元载早已探知代宗之意,便寻找

机会向代宗密奏鱼朝恩专权不轨,请求除掉这个奸邪。代宗立即批准了元载的行动计划,但嘱咐他一定要小心从事。鱼朝恩自知树敌众多,因此每次入朝,他都会让将军周皓率兵百人进行自卫,同时又命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。没想到,这二人正是元载扳倒鱼朝恩的突破口。元载的方法是先与此二人结交,并用重金相贿赂,交换的条件便是鱼朝恩的所有秘密。

不久,皇甫温来到京师,在元载的授意下,开始与周皓秘密策划诛杀鱼朝恩的行动。大历五年(公元770年)三月,寒食节那天,代宗在后宫大摆酒宴。宴罢,鱼朝恩即将还营,代宗却说要与他商议大事,鱼朝恩只得留了下来。令鱼朝恩始料不及的是,这次代宗一改往日唯唯诺诺之态,竟然公然指责他把持朝政、图谋不轨。鱼朝恩听罢十分生气,立即与代宗争辩起来,言语颇为傲慢。此时,周皓等人抓住时机,上前迅速擒住鱼朝恩并将其缢杀。

从此,代宗对元载越发宠幸信任。元载认为自己为皇帝立了大功,是唐王朝的大功臣。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,欲望开始无限度地扩张起来。

送给妻儿老小的一份“厚礼”

在元载执政期间,官场上流行着一条潜规则,那就是谁要做官,只要找元载就行。当时,京师长安随处可见从全国来买官的人,只要他们手里有钱,没有不称心如意的。主管选官工作的吏部侍郎杨綰由于看不惯元载等人的所作所为,而遭到元载的排挤。恰好岭南节度使徐浩欲任京官,他寻找到了南方的无数珍宝用以贿赂元载。很快,元载便让徐浩代替了杨綰。陈少游为了能在官场站稳脚跟,每年贿赂元载的金帛约十万贯,足见元载“政以贿成”的威力。

元载为相多年,权倾朝野。家中汇集了境外的各种奇珍异宝,资财不可胜数。元载在公然收受贿赂的同时,越发奢侈腐化起来。他花费巨资,在长安城中建造了一南一北两处豪宅,恢宏壮丽,冠绝当时。又在长安近郊修建了一处园林,其内设施、物件应有尽有。城南还有大片的肥沃土地,并建有数十处别墅,婢女奴仆就有一百余人,他们穿的都是绫罗绸缎,比一般百姓穿得都好。

常言道: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”那么,巨贪元载给

▶ 妻儿老小带来的,究竟是福还是祸呢?元载的这些权势和财富,并非一人享用,对于他的妻儿老小来说,这是元载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。元载的妻子王韞秀是一个凶狠暴戾、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,元载的三个儿子元伯和、元仲武和元季能,也是在温室中长大的纨绔子弟。随着元载势力的不断膨胀,王氏及其三子也开始变得贪婪起来。元载虽然贵为宰相,在家里却怕老婆,对王氏言听计从。王氏不仅主持家事,对国家的政事也横加干预。谁都不会想到,元载的政见大多来自这位枕边人之口。元载每次上朝,王氏便纵容元伯和等出外肆意游玩,无恶不作,完全不符合大臣子弟的行为举止。元伯和倚仗其父权势,贪婪成性,专好聚敛财货。陈少游在接到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的任命后,不愿到偏远的岭南地区为官,首先便将金银财宝送到了元仲武的手中。元氏兄弟还收留了一批流氓无赖,为其所用。皇宫中没有的美女和难以听到的美妙音乐,在他们的府中都能看到和听到。元氏兄弟们都蓄养着众多姬妾,将大量金钱花在她们身上。元载父子还有一个共同爱好,就是喜好欣赏倡优表演的猥亵游戏,在这些低级下流的行为面前,父子兄弟竟然一同观看,而毫无羞愧廉耻之心。

“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。”面对元载及其家人、党羽的倒行逆施,大历十二年三月,忍无可忍的代宗终于下令,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前往宰相的办公地点政事堂逮捕元载及其党羽,元载的妻儿也一并收监。经过审讯后,元载等人在如山的铁证前供认不讳。不久,元载及其妻王氏、三子均被判处死刑,其女虽然出嫁,也被判入后宫做奴婢。在查抄元载家产之时,光胡椒就抄出了800石,相当于今天的60多吨,其他财物更是不可胜数。为了表示朝廷反贪污的决心,代宗又下令将元载在长安城中的两处豪宅充公,作为官署使用,将抄得的元载的部分家财分赐给群臣。同时拆毁元载父祖坟墓,弃尸荒郊,并焚毁了家庙中的祖先像。德宗即位后,又下令拆毁了元载的两处豪宅。

巨贪元载生前的确给妻儿老小带来了荣华富贵,算是送给他们的一份厚礼。而当元载恶贯满盈之时,不但带不走一丝一毫生前的权势和财富,还要送给妻儿老小另一份“厚礼”,那就是祖坟被毁,满门抄斩。此时如果要问,一代巨贪给妻儿老小带来的究竟是福是祸,每个人心中自然会有他自己的答案。(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) **人民论坛**

史海钩沉

严嵩儿子之死

严嵩和其子严世蕃,是中国历史上顶级巨贪。由于严嵩发迹太晚,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多年,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,入值文渊阁,受到明世宗朱厚重用,已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。老先生六十多岁,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,但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,无论怎样抓捞,为时不是太多。

于是严嵩趁早赶快,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“短项肥体,眇一目”的儿子提拔起来,作为膀臂。这样,独眼龙得以“由父任入仕。以筑京师外城(功)劳,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,仍掌尚宝司事。剽悍阴贼,席父宠,招权利无厌”。(《明史》)

《明史》说这个严世蕃,简直就是京师一霸,其贪赃枉法,其荒淫无耻,其不可一世,连他既奸且

滑的老头子,也不得不认可他的厉害。

虽然,在中国贪污由来已久,然而,人民大众和贪污犯不共戴天的、反贪污决心,也是永远坚定不移的。御史林润、法司黄光升认为,要告倒这个严世蕃,最具杀伤力的是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这一项,民愤极大,足以置死。

据说,严世蕃最初听林润、黄光升要上书,他拿到谏词第一稿副本,一看,哈哈大笑,“谓其党曰:‘无恐,狱且解。’”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,“世蕃闻,诧曰:‘死矣!’”于是,皇帝一拍御案,严世蕃的末日来临,《明史》对其死,说得很简洁,只有七个字:“遂斩于市,籍其家。”(李国文)